V
B932.6
F21

册 9
卷 9

國朝晉人文總

三晉太行所椅首陽所起黃河大陸迤演曼靡景霍汾陰經壖遶址遡厥遺風至于堯都豈不有名世之儒承天之柱梃出乎其間是以宗匠陶鈞羣材緝熙以輔翼我　皇明要而論之講道河津復性爲的梃節權閹救死爨奴則薛公瑄之爲也出使安南撤其狗竇窮追孟養遠渡金沙則侯公璡之爲也御史入廨發篋一空名不要錢受知聖主則楊公繼宗之爲也童子頌清淮水不如

576337
Jan. 12. 40.

主上知名老成可惜則耿公九疇之爲也勞來流
徙編戶晏如俎豆荆襄廟食而是則原公傑之爲
也議鹽拒勢力抗詔書伏闕合疏必逐君側則韓
公文之爲也裁拒陳請貴戚倖近邦計垂稱王旦
李沆則周公經之爲也郊關觴客默識地形輿隸
習兵太朴北卒則喬公宇之爲也冐撒待繫節儲
治供長揖權彬正色不謝則寇公天敘之爲也篤
信宋儒歸重踐履神劒貽詩邪呪不害則王公雲
鳳之爲也宸濠誅叛新建屬心三邊建節春秋燿

士則王公瓊之爲也八閩掌憲一菜供餐兩浙首
藩三千積羨則陶公琰之爲也止宿塞垣憑墻血
戰頤指揮霍　主信人親則楊公慱之爲也生民
柔虜營平自方那吉欵關趙全授首則王公崇古
之爲也霈澤厚民芟壬舉佚口銜心算且翕且張
則張公四維之爲也　御批封還雷霆上觸再詰
再疏不可以道則王公家屏之爲也英雄之槩照
耀簡冊即近之騎箕尾而壯遼山者丹心碧血烈
烈不磨夫非張公銓何公廷魁高公邦佐乎若高

遼州以篤親笑　建文以罷兵勸　文皇謀不遂
自縊暴尚書訪燕事以來告抗靖難于不屈至頸
斷始已張公昺欵誅其族孟公暘杖斃午門王公
之翰陷閹宦而寃囹圄楊公天民諫儲貳而竄瘴
海眞刀鋸不能怵矣而逞風雲誇月露以文苑馳
聲文谷鳴于西河明甫賡于晉陽龍塢力挽遷左
九愚直追典謨常評事見椎弇州栗上黨心析蘇
門乃衛公英六載廬墓梁公紀養親不仕佋公朴
孝範風俗高誼絕古今哉

仕國人文九卷

明上一

王翰　杜敎　辛彥博
郭翀　高巍　暴昭
張昺　羅義　薛瑄
耿九疇　邢讓　原傑
楊繼宗　周經　衛英
侯璉　韓文

仕國人文十卷

明上二
張芮　韓重　王泰
陶琰　李浩　喬宇
王瓊　王雲鳳　馬驗
孟春子暘附　陳希良　劉龍
張潤

仕國人文九卷

晉洪洞范弘嗣輯

明上

王翰　教授

王翰夏縣人幼孤肆力于學洪武初以經明行修辟爲本學訓導陞鄠陵教諭永樂初保陞周府教授數匡諫不聽徉狂歸後膺薦爲翰林院編脩尋調廉州教授倭寇攻城翰率生徒抗敵身刃而死所著有經史日抄山林樵唱敝箒集梁園寓藁子

礪舉進士工部主事後致仕歸日敎其鄉之子弟多所成就

余南遊禹王城登巫嶺吊涑川之里土人猶能道王編脩之忠而賢也司鐸名邦陶化染學斧藻躬行風標秀朗居不忘木雞之守行不異集谷之危琅琅其璞乎故文蔽班楊而節凌龍干守城抗寇冐刃殞軀楬長庚于曉漢屹砥柱于狂瀾勤身以敷敎竭命以效忠寧不令千載有雄名耶文章節烈兼而有矣

杜斅　四輔官太子賓客

杜斅壺關人勤愼力學年十五善屬文長通五經尤深于易元末省院屢辟不起國朝洪武初召授四輔官兼太子賓客論政治以古先哲王爲範又舉宋訥爲祭酒　上稱其所薦得人每入見賜坐虛心咨訪　上嘗幸其第累錫珍饌襲衣賜遊東苑親與賡詩尋以老病告歸卒所著有拙菴集孫矩松江府推官

太祖諭曰昔有耕莘者爲政社稷永安築傅巖之

野者在朝君仁民康斯二豐疊出于殷商致君六百季之大業是賢者雖處同出異其忠君濟民之道一然朕政未施訪近臣而求士召爾等來朝命爲四輔之官兼太子賓客敎爲夏官

余按公經貫文雄義拒夷臣之屢辟志行譽達慶逢昭代之洪恩命坐賡章錫衣遊苑講論治道特承幸第之榮著述書詞世傳膟肘之集

辛彥博　布政

辛彥博汾州人初名彥德洪武中由歲貢入太學以明經篤行著名　高皇帝重之授監察御史賜名彥博以期之擢浙江按察使左遷監察御史陞僉都御史改詹事論事忤旨調山東按察使丹調雲南叅政轉浙江按察使永樂初被繫編戎召還除監察御史補福建叅議伴送瓜哇使貢至行在所　上知名是老實辛面命陛浙江左布政使敗歷中外有聲郡志稱其委身忘家居官四十季不

爲田宅子孫至貧窶今里中父老猶傳其公正無私清修苦節云

余至西河父老以辛子赤心報效旬宣有聲繼而田耔爲令廬墓表異鄉人以配辛建祠合饗而額曰忠孝其誄云惟辛曰忠翊運而興帝心簡在忠朴是崇惟田曰孝廬墓哀悼天顯厥靈霜不隕草嗚呼各盡人倫均垂道範忠孝同歸後先一揆裨益王化光于家邦砥礪民俗式于閭里觀斯而知君父息大臣子報隆汾人所以勸忠孝也

郭翀　榜眼

郭翀壺關人博學能文少負大志以狀元自期嘗與其友賈敏李素約詣北極廟夜取神笏先得者及第賈李皆先往取之笏巋然不動翀至取笏神立授之既二友還笏神復起及見廟祝云夜聞神語有郭狀元借笏與之但不得上第洪武四季廷試翀果傳臚第一吳伯宗第二伯宗金陵人先知名太祖命塡爲狀元以翀爲第二果如神所云亦見科名數皆前定也

余讀眉公見聞錄備載其詳及攷之壺乘乃知人世功名遇合信有定命一毫不得增移也神特預洩其兆矣余謂士于道德不愧爲聖賢者上于科名不愧爲學術者次　國家開科三百季獨公墨花飛香首登鼎甲而文谷水陽紫巖輩乘風破浪臚傳及第其節槩皆山立度量皆海涵事業皆掀揭文藻皆星霞人品皆鸞鳳騕褭仰日月以依光而天畀一朝之遭際儲爲叅霄之松桂然則才壓金鰲愼無負此通塗哉

高巍　孝子

高巍字不危遼州人洪武壬戌應貢入太學母蕭老而痼病巍奉湯藥不懈及亡廬墓蔬食三季以至孝聞詔旌表其門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荒田及抑末技愼選舉惜名器數事　高皇帝深嘉納之後因斷決不稱旨當罪以議贖謫戍貴州關索嶺仍許以姪代役建文即位上賀表明年陳情乞歸許之既而遼州知州王欽薦巍送京師會諸王以叔父恣意行又聽

齊泰黃子澄計削諸藩太甚巍上書借漢爲喻行
推恩之令勿削奪以傷親親是季齊藩不法廷臣
建議凡藩國所在請更置守臣　文皇不自安舉
兵靖難巍上書請奉明詔以口舌罷兵願得以魯
仲連修咫尺之書而燕之軍將見者無不流涕酈
食其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書奏建文奇其
才命叅贊李景隆軍務巍以爲可說而下也數上
書　文皇請罷兵歸國累數千言皆不報景隆戰
敗巍南奔遇鐵鉉于臨邑遂與協謀守濟南大著

芳績北兵退與鉉燕水心亭巍作賦以紀其事從
征晉陽鴈門等處聞京師已平縊死驛舍有文集
行世後　長陵即位閱巍奏疏嘆曰使此言用生
民免塗炭之苦矣弟宣戍南海衛
余閱元美先生壬午贊云湯不以放桀而奪沈淵
之務光武不以剪商而絀首陽之墨允若高遼州
之策諸王奚臧賈傅識忠臣于板蕩亦洪建之良
臣也高既宏識曾亦強辨賈傅請纓魯生飛箭妖
鵩垂凶蹈海終踐丹閱革朝志亦曰靖難之際乃

有固懷主私罔識天授雖灰骨夷宗而天常人紀
終古世道之攸繫其間欵難欵事欵志欵遁欵終
雖不同若高公經畫濟變百方圖維不遺餘力李
禿翁曰當時曷不以任齊黃之任任不危乎嗚呼
國運興廢天數嘿定而公狥國之烈足震耀奇偉
于宇宙間屹爲千萬世委質臣人而懷二心者防
盍孝行著聞潛心圖史生平素願矣

暴昭　刑部尚書

暴昭上黨人爲兒時寡言笑性耿介有峻節洪武
中以國子生受大理寺司務陞少卿讞獄平允罔
有擇言居鄉不改其素平常麻履布袍而已建文
時爲刑部尚書靖難兵起暴采訪燕事以告及
文皇即位欲臣之抗罵不屈　上大怒先去其蓋
次斷手足罵聲猶不絕至頸斷乃已宣德中侍郎
王士嘉吊其墓稱爲古之遺直云
余幼而好談忠烈事故于高遼州猶曰從容就義

也至暴尚書極其慘毒身首異處尚恚詈不絕眞
鐵僕哉亦見　聖祖得士之報剖判以來未有也
余沐浴文武之澤而不能不義夷齊云弇州贊其
秋官有暴以燕事告斷舌餘聲抉心猶跳悲夫粉
虀支碎不少屈挫斯其人死生利害足動之哉
李尚實詩曰尚書祠屋古城新小掇溪毛薦渚蘋
左右何爲兵義士乾坤故使有頑民也知太甲宜
亡國不信周官鮮誤人衣閣一龕燈火寂青青廟
木杜鵑春

張昺　刑部侍郎

張昺澤州人洪武中以人才薦歷官刑部侍郎建
文初周代等藩相繼告變思簡謀畧有夙望者往
鎮北平以彈壓之擢昺北平布政使與都指揮謝
貴並受密命無何詔讓文皇昺貴遂集兵守王城
文皇稱病不出長史葛誠以王寔無病告昺昺
不信已而　朝廷遣人逮燕府官校　文皇僞縛
官校以獻而密復兵縛昺抗不屈死之並族其家
一夕夢昺不屈狀復發怒謫戍姻黨數十家

余按張公爲北平備兵日夜防禦殫厥心力矣天不祚建文而葛盧張謝同日授首禍烈立見至死不變節操何表表也嗚呼承順則富貴刻期拂逆則誅死隨至張公甘死若飴富貴若浼爲國之光多矣慷慨仗義迄今生氣凜凜在也臣以守死爲難國以顯忠爲大故節亮者勳烜德樹者風遠

羅義

羅義清遠戍卒靖難兵起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上書燕王言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殿下今以藩國敵朝廷即遂其願猶爲不可況萬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歸國書上下義獄建文四季六月　文皇出義于獄擢戶科給事中陞湖廣叅政

李贄曰此山西衛卒見識勝方正學十倍人亦何必多讀書哉

余按建文時以寡謀之齊黃任事以怯懦之景隆將兵鮮不敗也假羅公講和之計行高公親親之勸篤而方侍講諸人協力諭燕固守藩封殺運或可除矣覽公上成祖書洪識遠略從嘖室中懸一照胆之鏡于盈庭際發一撤骨之言美無不奇合料無不中肯姬公負扆不獨擅美西周柰何天之所廢人莫能興也噫

薛瑄　禮部侍郎入閣謚文清

薛瑄字德温河津人母齊氏夢紫衣謁送生公五臟咸露若水晶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長讀周程張朱書嘆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前作專心性理之學至忘寢食末樂辛丑進士擢御史監湖廣銀場公明廉恕正統初督學山東誨生徒親爲講解不倦士子呼曰薛夫子王振問三楊吾鄉誰可爲大臣皆薦公召爲大理少卿三楊欲公一見振公曰安有受爵公朝而拜恩私門耶振憾公誣以

棄律出罪人坐公欵繫獄公怡然讀易不輟大臣申救獲免歸田十四季程信薦起爲大理丞分守北門禦虜景泰元季督川雲轉餉貴州尋陞南京大理卿王文奏饑民焚掠爲謀叛賴公獲全裕陵復辟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内閣會遣使徵獅西番公持不可時曹石用事遂引疾致仕去四方從學日衆公學貴踐履不務論説辭受取予必揆之義出處大節光明俊偉于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以誠無少長無敢怠其言平易不爲奇僻

晩季造詣高明著讀書録河汾集嘗曰人心有一毫之私便與天地不相似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纔敬即覺渣滓渾化而天理用事天順八季卒季七十三謚文清隆慶間從祀孔廟

呂柟曰先生之生也紫衣兆母齊之夢嘯聲動祖義之卜五臟露如水晶其清透骨七歲通乎論孟其智隣神方垂髫髫恭議欲請見而不往既嬰法豸師保求識面而不得道若可行雖卑官不屈義如難從于權勢奚顧玉田謫成皆元之耆儒也不

敢以師自居稱聖門之有人金陵鎮守皆時之巨
璫也不敢以勢自處雖却扇而不怒疏講學以禦
侮虜既入而遽退布恩信以撫苗檄方馳而蠻平
辯寃獲咎逆師保而不悔懲奸伸法雖豪右之罔
赦或雪夜以抄經雖獄院而誦易志在作人一磬
士之必錄法若可伸于軍妻之必辯既受爵于公
朝不知私室之謝恩欲傳道于來世豈對科舉之
旁問稱病出閣寧犯乎吉祥慷慨就獄思比于劉
球　英廟易服以見若昔汲黯之必寇石亨請勅

與歸則比許衡之懸梁見免而行于醴酒不設之
時得書而比于居洛不答之老守車輪户牖之志
監銀場而黜貪墨一時軒耿諸公不足以方其清
也爲菽粟布帛之文錄讀書而究性理一時劉李
諸公不足以并其文也故蹇夏三楊勲矣或議其
節張許劉周節矣或議其幾吳陳羅胡有極高明
之學道中庸恐未同黄李王于有以身殉國之勇
盡精微恐不逮先生以力行爲讀書以明道爲修
辭清而不詭異而且同潛學孔顔抗志程朱老不

殊壯困未改通許魯齋之後未見其能媲者也
胡謚曰於乎世謂義理詞章之儒其學異趨也而
公則因文見道深味其腴觀公讀書錄益充乎其
有餘也又謂道德功名之士其心異致也而公則
寔與位稱不少爲累考公歷言諸績殆確乎其無
愧也若公者雖古人爲難能而謂今世之易得耶
是宜朝廷倚之爲輔弼薦紳視以爲矜式謚厘山
斗之仰未承一日之誨益茲持節西來過公墓下
不能不感今懷昔徒稔九原之長噫也於乎龍門

之陽其山蒼蒼其水湯湯公之流風餘澤尚將永
長矣乎俾有司祠諸學宮與鄉太史令隋文中子
宋涑水溫公後先而相望庶幾英靈千載萃止一
堂以增乎山川草木之光
辛全曰薛先生心源廣大幾與天地同體試觀讀
書錄河汾集其志量弘毅踐履篤寔主一敬爲事
理之本會無極太極之妙言論中正而有餘味出
處光明而有寔功先生謂二程之後傳正學者朱
子一人余謂朱子之後傳正學者先生一人贊曰

胸中無物兮眼底無牛虛明廣大兮神與天游又
一絶云止有讀書錄二編不談名利不談禪焚香
讀罷觀心境雲散長空月在天
余按國家譚理學者創發自河津矣潛心玅契身
任洙泗之傳拯頽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游塵
督學必務復性平反不避權威卷不少輟于時情
不少移于利爲群蒙作火炬爲後學作良劑木舌
宣而懸中天兩曜薛夫子之功偉焉

耿九疇子裕附刑部尚書清惠公

耿九疇字禹範平定人永樂甲辰進士宣德中爲
給諫議禮持大體有清譽正統間改兩淮運副性
節儉嚴肅尤慎交接無毫髮私吏胥豪商勢家凜
凜不敢肆嘗條奏鹽法事宜著令轉都運使每坐
水旁嘆其澄清童子曰水清不若使君清　景泰
初陞刑部侍郎屢辯疑獄勢利不能怵兼巡撫北
畿歲凶盜起公善循拊流民復業錄諸郡大辟囚
寃得釋又出鎮陝西除弊屏貪威望益著邊將請

增餘洮諸衛戍兵公言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字絶侵漁養銳氣一可當百不然徒冗食耳加右副都天順攻元言官論曹石累公　上知清正且念其老改南刑部尚書遂優休歸公孝友純至居喪秉禮及退焚香讀書請寄不至其門卒謚清惠子裕字好問景泰五季進士由翰林歷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清慎公平毁譽不淆干謁斷絶杜塞倖門嘗抗章封還内降卒謚文恪橋梓并美後徙盧氏云

鄭曉曰清惠有孝肅清獻之風文恪有冠冕縉紳之望父子清修不營産業儉約若寒素卿相中不易得也

余按三晉宦業最盛父子尚書而世濟其美者太原周瑄爲户書子周經爲禮書平定耿九疇爲刑書子耿裕爲吏書蒲坂楊博爲兵書子楊俊民爲户書俱社稷之名臣焉

申嘉言曰晉清操凛四知者不乏魚懸于庭羊興祖爲南陽贊太守矣而耿公橋梓之膏脂莫潤心

絶塵埃尤卓乎不可及也攷其言事務存大體運
鹺盡革宿奸廉名大著兒童有水清之謠節儉奉
身權勢有斂手之憚盒有古大臣風采焉爲祥雲
而入紫微爲甘露以蘇黔首其自秉等夫皎日坦
懷象之虛舟宜其組織黼黻而銘篆鼎壺也唐公
荆川云清而不惠失之刻惠而不清失之靡公無
茲失謚當其寔矣

邢讓　禮部侍郎

邢讓字遜之襄陵人正統戊辰進士外樸內朗敏
于文藝書法得李北海體選翰林庶吉士陞修撰
成化初超拜國子祭酒尋擢禮部左侍郎主考南
京鄉試搆得文獻通考諸書數百部遺之邑庠以
惠來學持節封　肅王餽遺不受天旱祀北嶽大
雨遜之拈易自占得臨卦愀然曰詎應胡宗歟胡
宗盒談命者先一歲預卜八月有函符果如期卒
公尋常自處卑下衆皆好之及得政有定力不爲

搖撼者少動在成均用古法教新士李古廉先生
雅重之子霖成化乙未進士有父風
岳正銘曰理行氣從在人惟逢福際其會禍或值
悖不我負理氣妄其使其會與悖人孰能外我銘
遜之可以無愧
余觀公學窮二酉書擅八法覿名集以範士而橋
門講誦蒸蒸丕變宜韓大司徒公侍函丈而研究
易理比面師事之公品望冠三晉乎

原傑　戶部侍郎

原傑陽城人正統間進士初任御史按江西俗素
健訟經其斷者罔不帖服以薦超擢按察使剔宿
弊興廢政扶善良鋤貪暴列郡肅然陞山東左布
政使寬而有制深得方岳體遷副都御史巡撫齊
魯賑饑招亡甚有惠政陞戶部侍郎　勑往河南
考察官吏首黜不職興情稱快荆襄之亂海內洶
洶奉　命往諭以恩信兵不血刃而大難甫平且
建設州衛處分田糧公私俱便俾數千季中原腹

心之患一旦祛却功亦偉矣後轉兵部尚書力竭
王室績著戎行
王世貞曰公撫關陝川蜀荆襄招流移安僑業以
鄉爲邑崇邑爲郡增設都司衛所以彈壓之使烽
燐攘矯之塲進爲耕桑化居之土矛矜戛札之俗
變爲衿纓禮讓之風
余按公懿德俊才明敏特達化強剔弊旌善鋤貪
賑饑民而流離復業平亂賊而殘創更生禮愛洽
于閭居惠澤周夫荒甸所謂社稷之名臣非耶

楊繼宗　僉都御史

楊繼宗字承芳陽城人天順元季進士性鯁直言
動磊落授刑部主事獄中重囚多桎梏死者公廵
視蘇活人無筭美會廷議擇郡守王忠肅公薦知嘉
興府公携一蒼頭書一筐署中蕭然如旅舍興學
勸士閔農賑災夙夜不懈民有事至郡和顏曲問
盡得諸豪奸及良駔狀與民所疾苦爲調劑興革
時内臣往來索賂公直與菱藕厝日内臣更索金
帛公曰諾出牒取庫金云與太監市布絹入饋曰

布絹金錢在此幸與印劵附案他日磨勘內臣咋
舌不敢受在郡誅鋤奸豪束手斂跡當道亦敬憚
之滿九載民遮道扶携不忍舍去爲立生祠祀公
陞浙江按察使貪墨吏望風走匿盡革諸司和市
鎮守內臣橫日索供萬錢公符下杭盡去未幾內
艱一篋自隨惟衣數襲大明律書數册而已制終
起爲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戚宦庄田占民者
盡奪還民成化二十一季上疏忤旨左遷雲南按
察副使弘治元季陞湖廣按察使再陞僉都御史

巡撫雲南卒于官

彭韶賛曰昔我夫子曰未見剛惟公直養氣塞宇
蒼弗畏于強千人自失暮夜懷金不至其室惟善
善明而惡之嫉公豈疎者百季一日
余嘗東歷澤潞道出陽城詢之鄉人譚楊公飛芳
而展義若新繼而王忠銘先生諭洪庠丞稱公性
資鯁直志材英明蘇桎梏抑權奸而剷兇除害法
本至公平寇復田功非小補北抵晉陽觀名臣之
坊則公直樹弼王庭掞藻颺明化如潛蛇聳吻而

利見如翔鳳弭翼而來儀華名耀于冊牒洪伐勤于景襄而言論丰采忠孝大節天下仰慕徐中行曰公惠被浙西不畏強暴好惡率真人憚其嚴可謂不負忠肅之舉矣盍司風憲者朝廷耳目國家綱紀得其人則庶政清平郡僚警肅毋枉善良毋縱姦宄公與顧太康魯天台韓襄毅陳茂烈諸掌院而並聲焉

衛英　開封太守

衛英字時獻洪洞人父政判開府有劉編修善尚書公得其傳景泰癸酉薦于鄉刻其文以式成化丙戌授鳳翔通府定餉運均輸之法憂去改真定郡有白尚書人爭趨之公不往尚書反重公陞濟南同知軍政甚理時邊餉羨餘七千兩歸之官宗室奏奪白雲湖民田千頃公執不與陟開封知府剛介執法清嚴持已條徭役便益之法郡近河公惻然曰柰何以百萬民命惜費邪築堤堅厚郡賴

無恐弘治中歸田中丞韓公曰知府政成循吏行
匹古人不宜去時吏部三薦公叅政一薦公副使
不報中丞張公惜之疏論公廉如趙抃而少琴鶴
明如包拯而多仁恕傳者稱寔錄焉歸四季進階
亞中大夫致仕公田三十畝屋一區居官三十季
未增尺寸服饌几塌蕭然寒士四十喪偶終八十
餘不續冬夏不爐扇父母殁各廬墓三季都御史
韓邦奇檄縣豎忠孝廉節坊褒之公卒時謂人曰
數夕不寐神散也顧左右取一囊來曰以此殉遂

瞑啓囊乃遺髮耳
李濂曰公通判九季而同知同知九季而知府知
府九季而家居家居四季而致仕當時竟無破格
進公者每論國朝人物材器博大以郡守終若陳
寧國瓘劉南雄寔周安慶濟張漳州瓚岳興化正
衛開府英咸位不滿負云初公判鳳翔洛陽閻禹
錫曰曹參相齊乃師盖公郡張傑先生不可失也
公訪之先生曰廉以保身惠以養民公受教
韓邦靖曰學者好談弘治時政事以爲盛世然有

一衛太守薦至五而不報歸四季而不能起何也豈非直道難容雖治世不能免歟獨惟當時密勿左右而進退天下人才者誰耶

方應明曰衛公寔心寔政爲國爲民絶不知寅緣權貴以希陞遷濡滯九載而無愠色歷仕四郡居官三十載圖書之外無長物田十畝僅足糊口宅一區僅容七尺皆祖業也妻子耕織以給而公吟味澹然一毫饞遺不受韓忠定賛曰生平豪傑空三晉天下英雄讓一廉父母歿各廬墓三季鼓盆方四旬而義不再續盆公忠孝天挺廉義性成風木有餘悲六載酸辛依墓草蘋蘩無再寄半生清楚卧齋帷鐵脘氷腸月樹烏啼塵夢少霜威電目神州車到政聲多合清忠于鞠瘁一心歷倅守于煩劇名郡頌包極之洞察更有仁恕多方擬趙抃之氷蘗併無琴鶴爲侶浣濯布袍乃是高堂太守補苴蓬屋依然圭竇寒生聖賢豪傑韓忠定昔嘆服其德忠孝廉節韓撫臺特建豎其坊番不朽者豈盡在勛庸仰高風者尤惜其名位直可師表百

世豈徒尊崇一方已耶

邢大道贊曰謂嚴而明包孝肅之名謂寛而仁歐陽文忠之倫兩者擬公未槩公善求當其人曰趙清獻晝之所爲夜必告天一琴一鶴行槖蕭然

張弼詩曰春風亭上看晴波一讀銘章感慨多遥想箕山山下塚離離青草没銅駝

余見世人說忠說孝說廉說節眞能言鸚鵡也及做出來多悞國違親肥家縱慾安得公眞忠眞孝眞廉眞節以愧夫爲佞爲賊爲貪爲淫者

周經　戶部尚書謚文端

周經字伯常陽曲人父瑄禮部尚書天順四季進士歷官翰林春坊中允侍　泰陵東宮講文華大訓弘治初侍郎禮部條奏皆傳經義改吏部太監李廣奪民田公竟歸民因災異陳言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等事陞戶部尚書藩王請河湖稅錢中官織造請帶長蘆鹽引執不與　上從之鈞陽請出太倉銀市馬公曰兵部侵戶部非制魯昂請括稅銀輸太倉公曰不可乞

減織造賞賚齋醮土木諸費至若禁燈費清寧宮
減役夫壽寧侯額外奪民田又稅畝二分公請勿
得增稅貽累貧民疏三四上從公言十三季致政
康陵即位起南京戶部憂去又起禮部卒贈太
保謚文端公初居翰苑幾三十季編摩校閱有文
章名及授政務守已應變裁剸不滯屹然有古大
臣風采
唐龍曰周公歷官三朝章疏如綫今日陳災異明
日請早朝後日上勤政疏草盈袖人目爲章半袖
見帝即陳以故國用有節埜外充足無枵腹之憾
者公之力也
喬宇曰公官翰林即寃心天下事暨佐銓衡總國
賦豐功偉績遠近播頌　先皇帝深器重之倚爲
社稷長城比雖抱疾然　九重禮隆老臣與公惓
惓忠愛上下罔間嗚呼君臣始終之義若公者厥
惟鮮哉昔在宋文潞公留守西都司馬温公居洛
咸以壽考樂閒退　朝廷有大政令往咨詢之亦
咸有所獻納公歷事四朝懋著勛德禮進義退完

名盛福彌久益隆章逢之士奔走而望下風盍文
馬二公皆出山右晚而歸鄉後進有遺望焉公以
榮名壽祉歸然爲桑梓重是固天下所同慕不尤
爲宇輩私幸哉
邊貢樂府曰周司徒眞丈夫直氣稜稜霄漢俱致
君已作堯舜主拂衣歸卧山中廬山中卧今幾載
鶴貌童顏履聲在十書五疏招不回九重虛席空
相待北來頡利西羌胡爭問司徒今有無乃知繫
國重輕者不獨廟堂公與孤周司徒眞丈夫

余按文端入翰林盡閱中秘之書學益博制作日
益工其講讀經幄引據書史辭義剴切屢聳　天
聽而啟聖衷其修篹史局考校藝苑皆翊正秉直
無所避忌飭葩賁藻爲國之華及出爲吏禮侍郎
陟大司徒侃侃論天下事條陳利害辭旨忠激未
嘗少有依阿其序記傳狀銘箴歌吟諸作又豐潤
鬯雅脫去塵俗不爲詰屈恠誕艱澁之語所賦者
完故所發精詣遠到而顯明之業蔚然自振于一
時矣且通明賦性持重秉躬卻西獅毀淫寺忠著

閉邪阻傳陞罷投獻義嚴糾謬封還內降抑制權
威釋主事鄭岳之寃劾中貴李廣之罪百爾建對
皆人所難若公者眞社稷之臣成弘間名公卿余
必昂而標爲第一
張鵬起曰公貫穿經史敷對詳明職掌司徒理財
節用痛抑諸費曲筭盛縮即其禁燈費言曰不可
以小民膏脂爲供耳目之玩盍欲効裴晉公郭令
公之爲者若人可多得哉

侯璡　兵部尚書

侯璡澤州人景泰甲戌進士天資英邁弱冠即倜
儻有大志初授行人奉使交趾餽遺毫無所受名
震外夷差還陞兵部主事兩隨經畧大臣區畫邊
務有功　上賜以狐裘禦寒及雲貴苗夷叛迭受
命征剿所至克捷而麓川之功尤爲奇偉陞兵
部尚書仍督軍務盡瘁于嵐烟瘴雨之中竟以疾
歿自筮仕以至病革殫忠竭赤未嘗一日營家邊
陲底定死事遐荒

余按滇池鬼方苗夷屢叛行旅阻絶侯公受　命
征討勦滅剪除至麓川之役公抵掌而談邊事號
令明士卒奮干櫓修守備設而坐制收功軍威大
震及職專大司馬總戎政以守爲定筴以戰爲決
筴俾國勢張而神氣振煙蠻霧瘴之區妖氛盡掃
公之力也其經畧遠謨奇矣哉

韓文　戶部尚書謚忠定

韓文字貫道洪洞人成化二季進士爲工科給事
中劾都御史王越薦原任吏兵尚書李秉王竑逮
公考訊幾死出爲湖廣叅議撫流民抑中貴累官
都御史上疏乞蠲租停稅又治貪殘指揮李端陞
戶部侍郎佐尚書太原周公清冗食革夤緣轉南
京兵書時歲饑公曰捄荒如捄焚民命在旦夕遂
發米十六萬石濟之　泰陵知公召爲尚書戶部
面諭公曰朕欲理鹽法苦人撓沮今邊儲日急奈

何公遂陳革鹽政七弊一開中引鹽二興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境市鹽七轉運之人　上從之　康陵即位內侍劉瑾等恣美威福時號八虎公退朝輒泣不能止李梦陽說公懇諫公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季足死不死不足以報國率公卿台諫抗章暴其罪惡請置之法以謝天下　上警泣不食瑾等大懼太監李榮曰有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奴儕事上久不忍寘之法幸少寬瑾等繞　上膝前伏哭且曰狗馬鷹犬何損萬幾上色動瑾由是矯詔奪公官削籍二子高唐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俱罷職又械繫至京下獄欲殺公公與劉大夏倡和自若人服二公雅量仍矯旨罰米一千石押赴大同親納次罰米二千石產業蕩然稱貸以給瑾誅復官　世宗即位數薦不起加太子太保存問公清心寡慾張夫人卒獨居三十餘季不娶卒贈太傅謚忠定按誥制曰起文彥博于九袠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于百代之後家慶彌昌

楊一清曰文臣謚忠定者惟蹇公一人蹇公重厚
博大爲當代名臣公德量槩與之同而得位行志
則未若蹇公之顯且久也至論其嫉惡之嚴任事
之勇斧斷霆擊之死不撓蹇公在當時恐亦無能
勝之哉
林茂竹曰國家承平日久氣節鮮振何幸燕雀喧
啾之中而見此鳴陽之孤鳳也盍掎太行起首陽
迤黃河靡大陸關傅之忠蓋夷齊之清節磅礴鬱
積而明公得其梓良是故甫髫季以突弁學明典

墳歌鹿鳴而翔析木也易若探囊爰擢諫垣叅藩
宣二長中臺以秉衡鑑所至望崇斗山而去則人
詠甘棠逮逆竪弄威一時號爲縉紳士夫者觀望
徬徨下之則詭隨而攀媚上之則結舌以閉藏時
公爲地官正卿矣忠憤激昂有懷先吐伏闕一疏
勁氣沮金石而凜凜乎氷霜不幸禍至剝膚謫罰
凡幾身家岌岌人不堪憂而公從容自視履險如
夷隱若眞金百煉之剛言官交章論薦　今皇褒
嘉將以奠乎廟廊公方夷猶淡泊倘佯綠野而高

尚允絶紀唐是能養浩然之氣怵災害而不懾臨威武而不屈爵祿不入心而身世兩忘也雖然仕至一品不爲不貴壽近九袠不爲不長龍駒蘭芽紹箕裘輝棣蕚而奕世彌彰若稽古韓氏或勸立趙後或托疾辭位或代政聘魯皆平陽産也豈公瓜瓞之所出歟抑姓氏惟同而名節亦相頡頏耶猗與公也德澤在黔黎事功在官署聲名在宇宙譬珊瑚玉樹誰不仰其輝光

劉龍曰公丰采溢于諫垣旬宣洽于藩省紀綱振于憲臺藻鑑精于銓部戎務飭于司馬財計理于司徒誅瑾一疏照耀天日繫執不測節嚴氷霜品題人物豈直吾晉之光哉

邢大道賛曰三朝受知排難決疑吐膽而揚眉一疏摘奸持危扶顛捋鬚而昂肩疇曰甯子之愚公之未死衛國能全其軀疇曰比干之仁即公而死殉國不愛其身以此論公是曰偉人魏公裔人

昭代養士二百季一人

余按武宗初八虎横三老詘韓公以死報國首進

誅閹之章慟哭流涕神器搖而復定陳眉公稱公具草時屬北地代疏公讀而刪曰是不可文文覽弗省也亦不可多多覽弗竟也極得告君之體王晉溪謂公被逮瑾伺欲中以法公乘一騾宿野店而去後械大同罰米至傾產不給公毫不介意瑾誅屢詔不起五旬喪配鰥居八袠餘不娶噫公真千載之正氣百代之偉人哉

卷九終

孫虞島謄寫